落叶

尹荣方

《长恨歌》有句："落叶满阶红不扫"，我觉得甚美，秋风飘来，石阶之上，落满红叶，萧瑟、寂艳。如李商隐、李贺的诗，凄而多姿，婉而有情。深秋时节，红叶飘落，装点大地，而树上红叶犹存，弥漫天际，此时树上树下，相得益彰，为天地生无穷景致，我们俯仰其间，欲不神怡心旷，浮想联翩，亦大难矣。

红叶美，不知黄叶也美，丘迟《赠何郎》诗云："檐际落黄叶，阶前網绿苔"；李白《秋思》句："燕支黄叶落，妾望白登台"，杜甫《登高》："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李商隐《访隐者不遇成二绝》之一："玄蝉去尽叶黄落，一树冬青人未归"。清诗人崔华句有"丹枫江冷人初去，黄叶声多酒不辞"，人称为"崔黄叶"。飘落的黄叶蕴景又寓情，所以诗人喜欢歌咏黄叶。

前些年游虞山，黄昏时分，恰逢银杏叶落时节，虞山脚下高耸的成排的银杏，随风飘舞的片片黄叶，以及地上黄地毯般的落叶，把天地映照得澄黄澄黄，面对树上树下银杏的莹黄绚丽，晚霞似乎也自觉形陋，而躲入一边。

明代作家张大复《梅花草堂笔谈》有"秋叶"一文说："秋叶纯黄者上，斑衣次之，水红又次之，卉之百品，无丽于此。"他亦极其欣赏秋叶，认为百花之美，难以超过秋叶。而他所说的纯黄之秋叶，大约主要也是指银杏之类吧。

去年秋天，知某公园银杏黄了，就到那里去徘徊，见有人拿着相机，对着银杏狂拍，秋日银杏之靓影，值得留在人们的相册。然而我却见银杏树下，有人手持扫把，聚扫不多的落叶，忽然想起清人龚自珍的诗句"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还护春。"觉得落叶犹如落红，叶落归根，明明有意，而持帚人无情，让人遗憾，于是向持帚人道一声：落叶很美啊，不必扫的。

据说武汉有条银杏街，到叶落季节，人们不再即时扫除，而让人们踏步欣赏，听到这样的消息，我要说，那里的银杏叶、那里的人们有福了。

小林一茶有句："夕暮山田散红叶"；"燃料够了，风送来的落叶。"红叶散落山田之间，风姿自不待言，山风飘来不少落叶，恰逢家里燃料已足，不必将落叶用作柴火，小林于是深感欣慰。诗人对落叶的欣赏怜惜之情，让人动容。

落叶传说，似乎也说的是落叶有情。红叶题诗，结成良缘，谁人不知！唐宣宗朝，卢渥偶临皇家河池，得一红叶，上题绝句："流水何太急，深宫尽日闲。殷勤谢红叶，好去到人间。"归藏于箱。后来宫中放出宫女择配，想不到归卢者正是题诗之人。得到题叶诗的人，还有顾况、于祐等，顾况所得的题诗之叶，是梧桐树叶。可见不止红叶，诗人眼中，落叶总与诗有缘，与情有缘。

十九世纪的法国诗人魏尔伦《秋之歌》中唱道："我是徘徊于这里那里的落叶。"因落叶而感悟人生者，实不计其数，且中西皆然，一叶飘落，看似偶然，乃属无常，却体现着永恒的瞬间，所以日本诗人三好达治咏落叶云："难得一叶飞翔，玩弄永恒的时间。"佛教将黄叶的意象看作黄金，又喻为天上的乐果，能制止人间诸恶。这些关于落叶的蕴含都极有意思，所以我们面对落叶飞舞，黄叶满地，绝不会觉得衰败颓唐，反而感到它们有仪有态，气象万千，于是我们欢喜，我们咏唱，悠远深沉之遐思，为之汩汩而来。

荷塘 （彩墨） 陆春涛

春涛画荷

陈鹏举

本文说的是作为画家的春涛。

所谓画家，大致分两大类。一类是除了画，什么都不太感兴趣，也不太会有成就的。一类是画只是人生的一种姿态，或者说这类人什么都可能成就，只是他涉及或选择了画，才被大家认作了画家。春涛自然是后一类。而且是很典型的后一类。这样的画家，自由奔放甚至狂狷肆意，都是不可意料的。春涛的画的成就，和他对画的未来期待，都表明他是这样的画家。

春涛和他的画，在我们生活的地球上，已经留下了一条行迹浪漫的长长的路线图，所到之处，鲜花团簇。

春涛具有思辨意义的画，应该是他的荷花图。荷花是所有花卉中最富有寓意的。传统文化中，儒释道三家都对荷花情有独钟。因此，画家对荷花的理解和热爱到得哪儿，他的荷花图就可能到得哪儿。春涛把荷花看得很透，相信他画荷花的时候，内心一定很愉悦，所谓拈花微笑，可能就是人间最美的荷花图。

儒释道是三枚极美的思维花朵。三家的思维花朵，尘世间只有荷花最相似。由此，春涛觉得，荷花应该是最绚烂的。春涛的荷花图总是那么绚烂至极。这就出人意料了。因为，所谓的中国水墨画，历来是淡雅至极的。于是力挺春涛的评论家，认为春涛是化中西于一炉的大水墨。一个"大"字，可以涵盖五光十色吧？

其实，中国水墨画从来都不排斥色彩。所谓"墨分五色"，透露的就是中国水墨画，对色彩的向往。再说唐代的大青绿山水，还譬如敦煌壁画，都表明色彩是中国画的奔腾血脉。由此来看春涛的荷花图，可见他的灵气和艺术敏感。

中国画的命脉是线条，这是共识。中国画的命脉还在墨韵，这也是共识，只是这个共识，许多人都不太在意。春涛很在意。这也是他的灵气和艺术敏感所致。过去一百年间，中国的大画家，其实多在墨韵上让自己的心情和梦想开出花来。春涛也是以线条，更是以墨韵，让画开出自己的荷花来。

绚烂至极的墨彩荷花，把个春涛突兀出来。出人意料的春涛荷花，应该受到珍视，因为它唤起了读它的人对中国水墨画的遥远和名贵的记忆。

春涛，我已认识多年，虽然见面总是匆匆，对他的感觉却是一如既往。春涛极有灵气，他为人为画都很灵气。因为灵气，而且是极有灵气，自然就会有创造力，和出人意料的成就和事业。祝愿春涛沿着自己的道路，痛快前行，收获更多的属于他的成就和事业。

明月二三事

陈丹燕

大风，翻动樟树

我喜欢这样的天气，人性的，热烈的夏天。这天气从昨天夜里起做回了自己，沿海城市的夏天。昨天深夜天空上大云翻滚，从海上来，向大陆深处奔涌而去，夜色里云是浅灰色的。今天大太阳，大风，翻动樟树，它树叶浅绿色的背面好像花一样盛开在树冠上。热烈而干净的夏天有时让人感动，只是这样温和明媚的夏天越来越少了。

重看老译制片

刘伟馨

今晚，继续看老译制片。不久前，在网上知名商城，订购了一套百部老译制片，我所有闲暇的日子，就交给了这老旧的光影。这些"文革"期间和改革开放初期放映的老译制片，画面不很清晰，音质不甚理想，但其中相当一部分电影，都是当年我在电影院里观看过。漆黑的影院、梦想的源头、孤单的童年、青涩的少年、懵懂的情爱、真挚的友谊……遥远的记忆，像风吹过树林，像雨落入池塘，在心头引发颤动，泛起涟漪。

这不是好莱坞，不是电影生产大国，由于特定的历史和时代原因，我们接触的是这样一些国家：阿尔巴尼亚、朝鲜、越南、南斯拉夫、罗马尼亚、墨西哥……这不是名垂影史的杰作，不是制作精良的大片，但绝对是我们百看不厌的佳作，是我们心中的经典：《列宁在十月》《列宁在1918》《第八个是铜像》《卖花姑娘》《流浪者》《大篷车》《冷酷的心》《叶塞尼娅》《桥》《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追捕》……这些电影，是百花荒芜园地的一束鲜花，是黯淡岁月的一抹亮色，也是我们接触世界电影的入口和启蒙。

当时的译制片，和我们的生活联系得那么紧。还记得600工分吗？朝鲜《鲜花盛开的村庄》永山大叔给二儿子选对象，拿出一张胖姑娘的照片："听说她去年挣了600工分。"从此，600工分成了女同学中"胖姑娘"的代名词；当时的中国女性不是剪短发就是梳辫子，阿尔巴尼亚《创伤》中女医生维拉向上盘起的头发，引得上海时髦女性争相模仿，称为"维拉头"；《海岸风雷》游击队对特务"我执行人民的决定，判处你死刑"的誓言，成了我们游戏时对对方的判决词；用《宁死不屈》中"墨索里尼总是有理，永远有理"的台词，嘲弄生活中固执己见的同学；《第八个是铜像》游击队见面、分别的口号"消灭法西斯""自由属于人民"和南斯拉夫《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空气在颤抖，仿佛天空在燃烧""暴风雨来了"的对话，是我们搞活动时的接头暗号……我们传唱过朝鲜《卖花姑娘》里的歌，哼过南斯拉夫《桥》"啊，朋友再见"的曲；我们唱印度《流浪者》的"拉兹之歌"、日本《人证》的"草帽歌"；听墨西哥《叶塞尼娅》的主题曲……我们享受，我们陶醉。

当时的译制片，主要由长春电影制片厂和上海电影译制厂译制，在一长串的配音演员中，我独喜欢邱岳峰，他的语音充满磁性，就如《简·爱》里的罗切斯特；也喜欢童自荣，他的清亮，以《佐罗》为代表；还有刘广宁，华丽清纯的嗓音，让《冷酷的心》中的莫妮卡令人爱怜；毕克的配音深沉（《追捕》中的杜丘）、尚华的则厚实（《虎口脱险》中的指挥家）……重看这些译制片，就是听声音，听声音在时光中永远流淌，听声音在时光中永远凝固。

当时的译制片，已经让我们懵懵懂懂地探讨起电影艺术，社会上流传的"阿尔巴尼亚电影莫名其妙"，指的是《第八个是铜像》和《脚印》，因为它们不是传统意义上线性的故事讲述，而是平行交错的块状结构。前者，从教师、雕塑家、医生的女儿等人的不同视角，展开了对"铜像"——牺牲了的游击队员易卜拉欣的回忆；后者，在一次边境潜逃案调查中，医生被指自杀，通过医生的父亲、妻子、教授、同事、病人的讲述，揭示了事实真相，也还原了医生的真实形象。看这样的电影，萌生了我对艺术电影的兴趣，从此，在庞大的电影丛林中，我有了我的选择方向，也有了我乐意栖息的大树。

今晚，继续看老译制片。我童年的梦，在黑白电影里起飞，沧桑的岁月，已给它装上了金色的翅膀。

老人心事

曾敏之

国民党元老于右任晚年在台湾度过。他是追随孙中山参加辛亥革命的老战士。抗战胜利后国民党一意孤行，发动内战，终于溃败而退居台湾，于老也不能以暮年之身回到大陆，念及死了落葬于祖国大陆而不得，他写了一首《望大陆》的诗，传诵一时。他生前有感于历史的回顾，又留下一首诗——

不信青春唤不回，不容青史尽成灰。低回海上成功宴，万里江山酒一杯。

诗的内容是慨叹自己虽然老了，青春已唤不回来，但相信辛亥革命的历史是不会埋没的，值得他追忆当年功成之日举杯庆祝的往事。历史证明，辛亥革命是不因新中国建立而忘却的，海内外一度盛大纪念辛亥百年就是尊崇这一史绩的表现。

于右任"不信青春唤不回"，有不服老的意思。他的这句诗却是来自宋代诗人王令写的《春怨》的启发。王令的诗是这样写的——

三月残花落更开，小檐日日燕飞来。子规夜半犹啼血，不信东风唤不回。

这是人生的一种规律，人老了，多以怀旧的情怀自我寄慨，对过去岁月中能记忆的人情世故，经历的悲欢离合……却会出于梦寐。梁启超写的长调《水调歌头》，就令人不胜共鸣。摘引数句如下：

拍碎双玉斗，慷慨一何多……千金剑，万言策，两蹉跎！醉中呵壁自语，醒后一滂沱……

这首词，是梁启超与康有为戊戌维新运动失败后的悲愤倾诉。可见"人世几回伤往事"，能以旷达的思想感情抛掉一切，是如何之难啊！

话得说回来，唐代诗人李商隐对老人却别有珍惜的寄趣，他的"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就是反映老人闲适恬淡、悠然自得的境界。这种境界，英国大文豪蒙田在名著《随笔全集28章》谈到他的思想感情，他说——

上了岁数后，我渐渐摆脱了困扰我生活的种种欲望和忧患，不再注意世界的发展，不再操心财富、荣誉、知识、健康和自我，我感到如释重负，无比轻松。

把李商隐的晚晴和蒙田说的摆脱论比较，表达的语言虽有区别，但都如佛家顶礼维摩的定性了。

文林漫步

难忘的吕导

朱伟强

认识他纯属偶然。不久前我和夫人随散客团参加意瑞法十日游，出发的那天上午到浦东国际机场时才得知旅行社原来安排的导游在国外带队赶不回来，旅行社临时找了他救急。

一脸疲惫的他身材不高，理着小平头，看上去四十多岁（后来得知他已五十多了）。他说自己刚带团从巴黎飞回上海，马上又要带我们团从上海飞到罗马。还没倒好时差的他在细心关照我们有关登机注意事项的同时，不忘向我们推销二眼转换插座，他说店里原价80元，在他这里买便宜30元。为了在欧洲宾馆取电顺利，我只得向他买了一个。

飞机飞了12个小时到达罗马机场。已休息好的他显得神采奕奕。他宣布自己是领队兼导游，然后把我们全团32人分成三组，指定了1名组长。以后每次集合点名，他都让每组组长先点，他再问组长。

在从罗马机场到宾馆的大巴上，他向我们介绍了意大利宾馆与国内宾馆的不同之处，主要是意大利宾馆卫生间没有牙刷、牙膏和洗发液，但多了救命绳和净身盆，体现了意大利人以人之本和节约资源的意识。他说曾有国内游客因不知救生绳的作用，洗澡时随便拉了几下，不久服务生推门而入，弄得十分尴尬。

他善侃。在以后每天行程的大巴上他绘声绘色地向我们描述意瑞法三国的名胜古迹、风土人情，介绍《申根协定》的由来，回顾自己十多年来在欧洲打拼的经历，并教我们意大利语、法语的日常用语……有他的声音相伴，我们的旅程不再单调，而是不时充满笑语。

我们行程的第二天在佛罗伦萨一家中餐厅用完晚餐后，意大利司机因修车要晚到两小时。为了不浪费时间，他带我们夜游佛罗伦萨，经过圣狮子广场、乌菲齐美术馆，我们来到阿诺河上的老桥。此时，漆黑的天空下起雨来。他在桥上向我们讲述了诗人但丁和美丽少女贝特丽丝在老桥上邂逅，一见钟情的动人故事。少女后来被迫嫁给了一位伯爵，不久夭亡。这成了但丁心中永远的痛。饱经风霜的老桥见证了诗人美好的初恋。在老桥的一侧，一对意大利青年男女正在濛濛细雨中拥吻。他们在尽情享受现代人文社会的宽容和自由。

两个小时后，我们坐修好的大巴去宾馆。夜色浓浓，山道弯弯。累了一天的我们都打着瞌睡。我偶尔睁开眼，看到他坐在司机旁边，不时互相用意大利语轻声交谈，直到我们平安到达目的地。

次日上午他带我们游览了威尼斯，下午去朱丽叶的故乡——维罗纳。维罗纳原来是自费项目，他说由于昨晚司机迟到的原因，他和旅游公司申请这个项目就奉送我们了。

在巴黎他陪我们购物时，自己买了根万宝龙皮带，记在我的免税单上。他悄悄和我说这是给老丈人带的，老丈人现在的皮带用了多年了。

遇事考虑周到的他也有失算的时候。他自己和我们说了这样一件事：有一次他回上海，一天中午正在家睡觉，突然接到他曾带过团里的一名游客的电话，请他到衡山路一家西餐厅吃牛排。他兴致勃勃地去了。当品尝完美味的法式牛排后，游客笑吟吟地拿出一大叠欧洲游照片，请他注明是何处的风景。他认真地花了两个多小时才写完。从此他再也不敢贸然赴约了。

他姓吕，我们都叫他吕导。吕导说他今年圣诞节要带儿子去瑞士滑雪，不知是否成行。

十日谈

萍踪散记

在伦敦的一次邂逅，你现在还好吗？明日请读。